

项城出入境办证大厅母婴室亮相

□记者 姬慧洋

本报讯 近日，项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推出创新服务举措，在项城市行政服务中心精心打造的母婴室亮相，为带宝宝来办事的女同胞提供了方便私密的空间。

带着宝宝出门的妈妈，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，在公共场合，宝宝哭闹会影响到他人，自己觉得过意不去；想要喂奶或者想要给宝宝换尿布的时候又会觉得尴尬。为了提升市民办理出入境手续的舒适度，项城市公安局出入境民警精心在项城市行政服务中心

打造了出入境服务大厅母婴室，为宝妈们解决了尴尬的难题。

虽然母婴室只有20平方米，但功能一应俱全，设有婴儿床、饮水机、热奶机、休息沙发、桌子等。同时，还专门安装了广播，以免在母婴室的办证市民错过排队叫号。对此，前来办证的群

众都赞不绝口。

据悉，近年来，项城市公安局出入境服务大厅致力于用热情、一流的服务，关心、帮助前来办事的群众。“高效、优质、温馨、舒适”的服务，已经成为项城市行政服务中心的一张靓丽名片。②9



川汇区运管局

“五分钟办证”措施获赞

3月15日上午，周口市远大运输集团、河南平安运输集团等企业代表向川汇区运管局货运管理办公室、证照室送来了写着“热情服务、主动作为，情系企业、排忧解难”“心系业户、高效便民”的锦旗，感谢川汇区运管局货运管理办公室主动作为，积极协调，成功协助该集团公司查处应淘汰“国三”车辆，高效务实的解决了企业难题，并对川汇区运管局证照室积极服务企业，采取“五分钟办证”措施表示赞扬。

记者 陈永团 摄

(接上期)

“家里人可急坏了。”任叔说，“我大哥听说我被抓，去收容所找我。一问，对方说，‘任二超跑啦，八匹马都没撵上他。’我大哥一听高兴了，背着包袱回来了。当晚我就摸回了家，有了经验和教训，再也没被抓到过。”

任叔的表情松弛了许多，说：“生了大妞后有家有口的，我打算盖所新房子。我去河坎上打芦苇，脱土坯，跑兵团砍树。树干扛不动，就滚到水渠里，顺水拉着走。几间新房终于站起来了，我和家人差点儿累趴下。不管怎样，总算有个立身的地方了。1975年阴历七月，大娃子出生了，一家四口的户口都报上了。当时，一口人给了三分自留地，我们四口人共一亩二分地。我有自己的地了，也成了一名社员，跟大家伙儿一起下地割麦子、掰苞米、砍高粱。我干活又麻利又紧张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我不怕苦不怕累，就是怕低人一等，不被人当人看。那阵子，我感觉自己是个人了。到秋后，全家分了‘人头粮’，基本上够吃，最重要的是不被‘贫专队’抓。我这才安稳了一颗心，盲流的日子结束了。有房子有家有地种，我们哥仨一商量，回老家把爹娘和妹妹接过来，一家人在新疆团聚了。我爹那晚高兴得睡不着，在这儿没人清楚他的身份，老人家心里舒缓了。”

第四节

“还记得那个叫任水流

的人么？”任叔突然问我。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同你家大哥一起逃来的四人之一吧。”

任叔点点头。他说：“我一落上户口，就被生产队重用了。社员们选我当青年排排长，当时生产队分有壮年排、妇女排。一个拖拉机大齿轮，钢做的，挂在我家的大树上，我一敲当当响。我带领青年排下地劳动，记工分、分派活儿。任水流当时受我管，我指派他干啥他干啥。时间一长，他就有些不情愿。我爱读书看报，爱在种庄稼上动脑筋。新疆的气候、光照、降水，包括种地的时令，庄稼的习性，我都摸得透，弄得懂。这六户地二道渠子，之前种过小麦、玉米、高粱、油葵、甜菜，却从没有种棉花的历史。我看水沟那边的农八师棉花种得不赖，就对生产队长说‘咱也种棉花，准成。’队长说，‘别看隔条沟，水土就不同，恐怕种不成。’我回去跟队员们一说，他们都信任我，当年我们队就改种了棉花，收成挺好。你阿姨把三亩多的自留地也种上棉花了，白棉花开得往下流。队长说，这棉花收成了，没处加工也不成啊！不加工的籽棉卖不掉。我就骑着自行车找到一个加工厂，给厂长做月子的老婆送一桶鸡蛋，给办公室主任送一袋大米，结果很快就把籽棉加工成皮棉了。当时棉花紧俏，玛纳斯棉麻公司说有多少要

多少。那年，我们生产队的收入大大提高。三年前，镇上一个记者来采访，听说我种棉花的事情后，他说，‘老伯啊，你是咱玛纳斯镇种棉第一人。’”

我惊叹一声，说：“任叔您真是敢想敢干！”

“任水流可不这么说。”任叔说，“那天我当了壮年排排长，他对我说，‘看你任二超怪能耐，可跟我没法比啊。我任水流八代贫农，从我这辈起向上数到清朝，我家都是小葱拌豆腐——一清二白。你可不一样啊，恁老爹是旧军官、劳改犯，恁家属是戴帽子的富农，你咋能跟我比哩？’我心里咯噔一声，一时认不准他是狼还是人。我们任家父子万里迢迢逃到边疆，还是没逃掉这可怕的诅咒。想到年迈的老爹，我忍住怒火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，‘咱弟兄们比个啥？不都是给娃儿们开条路么。’这事儿过去没几天，从老家来了个放蜂的，他养的蜜蜂来采棉花蜜，那时红红黄黄的棉花朵子开得正喷。他从鄯善来我家，我和你阿姨照顾他吃住。他说，‘听的和见的就是不一样。任水流说恁家没好种，弟兄仨都孬种，任二超人凶、人赖、人厉害。’我气得双手麻，还是笑笑说，‘一人一性格，人和人看法不一样。水流哥也是苦出身，来这挣生活不容易。’那兄弟说，‘他说你坏，你说他好。一村一姓的人也不一样。’”

“第三次忍他是在我家

里。”任叔说，“家里喂了鸡、牛、驴还有马。生产队里挖甜菜，剩下一小堆，不够一车拉，公家丢在田里不要了。我弟套上驴车，拉回家喂牲畜。刚刚卸到后院里，任水流追到家里，跳着脚说，‘这甜菜是我看好的，今晚上你任三超就得拉到我家去。要不送，今晚上我就叫人批斗恁爹，村里人谁不知道恁爹是反革命、劳改犯。你以为到了新疆就没人知道啦？你拉不拉？我这就去说去！’我弟气得一蹦老高要打他，被我爹在屋里喊住了。我爹摁住床说，‘装上甜菜，给他送去。’我弟孝顺，忍住气套上车，连夜给他送家了。第二天我才知道这件事，气得我两眼直窜火。我抄起铁锨就走，被我爹一把拉住了。我爹说，‘君子怎给小人一般见识呢？这一把甜菜不值几个钱，也不是咱家种的，是公家田里长出的，咱不要了，咱给他。’我那个气啊！气他骑在我脖子上拉屎，气他往我眼睛里推石磙，气他都是同村人不该生歹心，气我怎么努力都被人看不起。我想不开，一天一夜不吃不睡，那气直往脑门上顶，眼前灰蒙蒙看不清东西，我真想一头在墙上撞死。一连半月我气难消，出门脚打飘，扶墙走。你阿姨一步不离地跟着我，怕我气死了，还怕我把任水流杀了。”

(未完待续)
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

大地的云朵 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

□阿慧

